

在“海洋诗歌”的大纛下

□涂国文

在当代中国地域诗歌版图中，“群岛诗群”凭借近四十年的持续写作，构筑起一处独异的文学景观。诗人们既扎根于海洋环境，呈现海岛风物与生活日常，又自觉融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诗的实验浪潮。诗人们的创作始终围绕“海洋”这一母题不断深化与拓展，从早期相对单纯的渔村风情抒写，逐渐演进为对海岛生存境遇、历史记忆、生态忧思以及个体存在等多重命题的立体开掘。

“群岛诗群”自诞生以来，涌现出李越、厉敏、谷频、孙海义、姚碧波、古岸、林明忠、徐嘉和、陆地、苗红年、郑复友、缪佳祎、朱涛、储慧、啊呜等一大批优秀诗人。老中青几代诗人们，创作风格各异，却又共同呈现出如下三大诗学特征：一、海洋意象的诗意转化与哲学跃升；二、深刻的生态意识与独特的生态诗学视角；三、超越地域书写的纵向深掘与横向突围。

海洋意象的诗意转化与哲学跃迁。在“群岛诗群”诗作中，海洋意象常被诗人们转化为承载情感与哲思的诗意符号，从具体物象跃迁到抽象精神。譬如李越《波动的夕光》“西天正展开一片血色的古战场”，把海天交融的黄昏景象升华为对历史与生命的壮丽洗礼；阿能《故乡与大海，是渔家粘着心头的词根》“一个小岛，是一朵绽放的莲花/千百个岛屿组成莲花的海洋”，将家园意象幻化为浸染宗教美学的象征物“莲花”；陈斌《侵蚀》“我成为礁石的继承人，签收浪花的契约/成为悬崖的承租人，丈量空旷的租金”，在惊人的隐喻中，完成与岛屿的身份同构。再如谷频，他的诗歌擅长以身体感知自然，常从具体的鱼汛、灯塔、海洋出发，最终抵达对生存与精神的哲学沉思；更具锐气的啊呜，他的作品充满意象的悖论式嫁接、现代主义的讽刺与荒诞色彩，展现了将海洋经验高度抽象化、哲学化的能力。

海洋意象的诗意转化与哲学跃升，不仅拓宽了海洋诗歌

的审美维度，更折射出从征服利用到共生对话的人海关系演变，使诗歌成为探索海洋文明、追寻人海和谐的美学路径。海洋在“群岛诗群”诗人诗作中，是具象的家园，更是精神的寓言：无论是伫立“在无限的辽阔里/每天接受着海浪的拍打”（《青浜岛》）的姚碧波，还是观看“似一座被风暴击倒的塑像”（《岛屿》）的苗红年，抑或探访“石头不言不语”（《里钓古村，生生不息的乡愁》）的里钓古村的缪佳祎，他们的每一次凝望，都是向自我精神深处投去的回声。这些诗人，他们的诗行时而如“海浪拍逐礁石，认真结出一朵浪花”（梅森《我终究不是一尾鱼》），时而又似“岁月的轱辘，摇落多少传说”（郑剑锋《留方井》）。对于他们而言，在这片被海水反复书写又擦拭的土地上，诗是最后的，也是最初的灵魂灯塔。

深刻的生态意识与独特的生态诗学视角。“群岛诗群”的诗人们，大多有着对海洋生命系统遭受破坏的敏锐洞察和深沉的生态忧思。譬如丁小波《记起某个午后》“在东门口聚集的水母/正涌入地铁口（硇门）”，以超现实意象警示海洋生物被人类基础设施吞噬的危机。诗人们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对海洋的掠夺，反思人海关系的异化，以海洋生态的创伤映照现代文明之痛，在诗意中建构起一种批判性的现代海洋生态观念。其独特的生态诗学视角与深刻的生态意识已超越单纯环保主题，上升为对现代文明发展模式的探寻，以及对万物共存宇宙秩序的呼唤。

超越地域书写的纵向深掘与横向突围。“群岛诗群”的创作实践，鲜明体现了超越地域书写的纵向深掘与横向突围：纵向，朝人类精神深处探掘；横向，朝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图景突围。前者如古岸《消逝》让具体物象承载普遍消逝的哀愁；鲍书帆《远去》精准捕捉现代人心中共存的怅惘与疏离感；林明忠《饭盒》极简而深刻地刻写渔家夫妻的艰辛与默契。这些诗作直抵现代社会的

普遍精神症候，呈现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生命叙事。后者如厉敏《慈溪宗亲来小岛寻亲》通过血脉迁徙与重逢的记录，将海岛史融入更广阔的移民史与文明史。

“群岛诗群”的诗人们麇集于“海洋诗歌”的大纛下，勤奋创作，风格纷呈。譬如朱涛玄奇先锋，谷均热烈浪漫，是枝冷澈简白，缪韬冷静克制，林红梅细腻怀旧，王幼海古典凝重，吴常良凝练哲思。再如徐嘉和的诗歌语言质朴而富有张力，情感深沉内敛；陈桂珍的作品凝视生命的来路与归途，渗透着东方特有的静观与圆融；储慧的诗歌语言兼具女性诗人的灵秀细腻与历史自然的厚重回响，常以通感打破感官界限；陆地善用科技词汇重构传统意象，形成独特诗意张力；侯宏琦的诗如静水深流，语言干净却回荡苍凉。又如郭海斌擅长书写日常细节，李慧英的诗在西部苍茫与海岛潮汐间搭建时空对话，刀鱼的诗展现对微小事物的禅意观照与生命归宿的形而上沉思，等等，不一而足。

“群岛诗群”诗人们的创作实践拓展了海洋诗歌的内涵。他们以持之以恒的写作，确立了群岛诗群独特的美学坐标。当然，群岛诗群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局限与挑战。最显著的风险在于，对海洋、岛屿、渔事等核心意象的反复书写，可能导向模式化的自我复制，易于辨识，却缺乏惊喜。部分诗作仍停留于对海天辽阔、渔人艰辛的浅表咏叹。此外，如何在代际更迭中保持不竭的创造力，避免沦为单纯的地方文化名片，持续发出具有当代锋芒与美学前沿性的声音，亦是诗群面临的长期考验。

上海书展受追捧

上周末客流创纪录
近16万人次读者走进主会场



8月15日、16日两天，2026上海书展两个主会场迎来如潮读者。在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继周六入场人次破6.5万后，周日再创新高，超过7万人次读者在日场、夜场拥入这个阅读“大派对”现场。双主场合计，近16万人次读者在周末两天成为今年上海书展的参与者。举办20余年的上海书展，以相对固定但丰富的办展方式满足不同读者的多种需求，而这种火爆，也验证了上海书展对于读者的巨大吸引力，同时回应了书展的一句标语“放下手机，读会儿书”。

周日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几乎很难以平常步履前行。在东二馆参加完“文脉连沪晋，书香共此心——上海书展沪晋文化交流活动”的本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山西诗人张二棍走进主楼，不禁感慨：“没想到上海市民，对读书有这么大的热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把自己曾经拿过的三座鲁迅文学奖奖牌带到书展现场，三本一套《何建明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热销，“这三部我年轻时写的作品，依然能被今天的读者阅读，因为它们写的是中国的社会、百姓的心声。”

在上海书城主会场，周末两天，同样活动满档。同一时段，几乎每一个不同主题楼层，都有规模不一的读者见面会、阅读分享会在上演。《亲爱的人们：赵丽宏人物散文选》新书首发分享会，让无锡读者陈建奇追来书城。六小龄童周六在书城的见面会人气十足，周日又转场上海展览中心，“双主场”之间资源互导、人流互通，加上大大小小的特色书店组成的专业分会场，让不少外地来沪“追书展”的读者规划了一条条参展路线，“一天时间绝对不够用”。

2026上海书展上，有一个现象成了新的分享热点——编辑“手搓”推荐语。在一张张小小的便笺纸上，在那些手写的简短文字间，包含着了一本本图书背后的一位位编辑的拳拳心意。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等编辑手写推荐语，均被读者打卡分享。

据上观新闻



岱山鹿栏晴沙